

SHAE LIYONG ZONGJIAO QINHUA JIANSHI

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K25/21

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黄 心 川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沈阳

责任编辑：袁间琨

封面设计：蒋 明 赵多良

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黄 心 川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字数：88,000 印数：1—1,15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57 定价：0.66元

目 录

前 言	1
一、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的过程和活动	9
(一) 俄国东正教的由来和发展	9
(二) 俄国东正教是沙俄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11
(三) 俄国东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	22
(四) 俄国在华东正教会的侵略活动	47
二、沙俄利用喇嘛教侵略蒙藏地区的活动	96
(一) 喇嘛教的形成和在蒙古的发展	97
(二) 沙俄对布里雅特蒙古喇嘛教的扶持、利用和控制	99
(三) 利诱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宗教上层投靠俄国	103
(四) 控制哲布尊丹巴, 策划外蒙“独立”	107
(五) 利用黄教, 强占唐努乌梁海	113
(六) 拉拢达赖阴谋分裂西藏	118
三、沙俄利用伊斯兰教侵略西北边疆的活动	135
(一) 伊斯兰教在俄国的传播	135
(二) 拉拢、分裂哈萨克上层, 入侵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37
(三) 支持和卓遗孽兴兵作乱, 妄图吞并喀什噶尔	143
(四) 扶植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中俄之间的伊斯兰教“缓冲国”	152
(五) 劫走伊犁地区大批穆斯林居民	152
(六) 破坏辛亥革命, 策划建立南疆“独立的伊斯兰教国”	156

前 言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一种颠倒的、歪曲的和虚幻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用以欺骗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①在帝国主义时代，宗教还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重要工具，是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手段。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总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总督”，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他们走到哪里，火和剑也就伴随到哪里，痛苦和灾难也就降临到哪里。马克思在研

①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六三八页。

究基督教殖民制度的问题时曾援引威·豪伊特的话：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①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完全证实了豪伊特的论述。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向外扩张掠夺阶段，在疯狂争夺世界市场、殖民地活动中，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夺的一块肥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屠杀了无数人民，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了使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手段之外，还特别利用宗教。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②

沙俄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侵略成性的国家之一，同沙俄毗邻的国家无不受其侵略和奴役。沙俄的一个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二〇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至五九三页。

史学家供认：“一部俄国历史就是不断向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①沙俄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中是最早和最赤裸裸的一个。如果英法帝国主义还披着资产阶级所谓政教分离世俗主义的遮羞布，那么，沙俄连这一块遮羞布也没有。远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彼得就亲自定下了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方针，这个方针为后来的沙皇们所遵循。历史事实说明，俄国政府正是利用东正教“打开中国之窗”的。马克思对这种宗教和外交“特殊的”关系很重视，并预言它将使“俄国外交在中国……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②早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一六八九年）之前，沙俄在侵入中国黑龙江边区时，就在那里建立起教堂，进行“传教”活动。一七一五年俄国政府根据彼得的指示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传教士团在签订《恰克图条约》（一七二八年）以后变成了常设机构，它是当时沙皇政府派驻中国的官方代表使团，名为教会，实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为了适应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把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和传教活动划分开来，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不再由俄国政府而是由俄

①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教程》第一分册，一九一一年莫斯科版，第二四至二五页。

②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九页。

国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管辖。但是这种形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它的侵略实质，而以更伪装的方式向中国各地发展。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北京传教士团依附于逃窜到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俄国东正教流亡教廷，成为白匪、日寇手中反苏、反共的工具。

俄国东正教的势力最初只有北京的传教士团，在一八六〇年以后，由北京扩张到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地，形成了一个为沙俄侵略活动服务的传教网。从一七一五年开始，沙俄曾先后派遣二十届传教士团（每届约十人）到中国。传教士来华后，通过宗教活动，到处搜集情报，盗窃机密或以“中国通”的身份，直接参与沙俄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阴谋活动；在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过程中，他们出谋划策、提供情报，甚至直接出面参与其事；传教士团还为沙俄政府培养了大批所谓“汉学家”。这些“汉学家”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在中国人民中散布崇洋、恐洋的奴化思想和驯顺盲从的愚民哲学，鼓吹儒学、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妄图消灭和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另外，他们还在中国各地霸占田地、经营商业、收租放债、干预诉讼，为所欲为，这一切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和强烈反抗。历史事实说明，俄国东正教会是沙俄在华推行殖民主义的工具，而传教士则是一批钻入中国大门涂了圣油的沙皇警犬。他们的活动，正如第十八届传教士团团团长、都主教费·英诺肯提乙所供认：东正教会“起着

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①

沙俄一直觊觎着中国的蒙藏地区。随着沙俄侵略势力向亚洲腹地的纵深发展，这个地区就成了他们吞并的目标。沙俄对蒙藏地区的颠覆和分裂，除了赤裸裸地使用军事、政治、经济等等手段外，也十分注意利用喇嘛教这个精神武器。一六四一年喀尔喀蒙古建立活佛转世制度，历世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②，就一直成为他们争取的对象。一六八五年俄国派出以费·阿·戈洛文为首的使团来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前，戈洛文曾多次派出专使带着沙皇的国书在哲布尊丹巴一世处活动，妄图策动哲布尊丹巴一世和喀尔喀最有势力的大封建主土谢图汗与沙俄联合反对清朝康熙皇帝，但这个阴谋活动未能得逞。一六八九年彼得一世执政后，彼得曾两次向托博尔斯克教区发出指示，要求该教区大主教设法劝诱哲布尊丹巴一世和三世改信俄国东正教，以便利用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影响，使外蒙臣服沙俄。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俄的纵恿下，宣布脱离中国，建立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大蒙古国”。随后，沙俄强迫外蒙叛变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等条

① 费·英诺肯提乙：《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一九一六年十月号，第六七八至六七九页。

② 外蒙宗教和行政的领袖。

约，通过这些条约俄国掌握了外蒙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大权，把外蒙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

沙俄也利用喇嘛教分裂中国的西藏地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沙俄一直利用布里雅特、加尔梅克的一些喇嘛去西藏进香、求学、修行等等机会，搜集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各种情报，偷盗西藏宗教历史文物，笼络、收买上层喇嘛和封建贵族。一八七三年，沙俄派遣一个名叫德尔智的布里雅特蒙古喇嘛去西藏“留学”。他利用各种手段收买结交西藏上层喇嘛贵族，最后当上十三世达赖的侍讲。达赖在德尔智的利诱下，开始投靠俄国。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达赖两次秘密派遣德尔智去俄国，暗中进行勾结。随后，沙俄总参谋部就派遣两支队伍，带着大批军械进入拉萨。一九一三年，外蒙实行“自治”时期，德尔智又代表达赖潜往库伦与外蒙叛变当局签订了非法的《蒙藏条约》，打着“谋求黄教共同利益”的幌子，妄图使外蒙和西藏从祖国分离出去。一九一四年俄国在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过程中，一方面在俄蒙边界地区集结军队，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拉拢、收买唐努乌梁海的一些封建贵族和喇嘛教上层分子，打着维护黄教的旗帜，进行分裂活动。

沙俄在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过程中，一直利用伊斯兰教。十八世纪中叶，沙俄侵入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时，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的“保护者”，拉拢、收买、分化当地宗教上层分子，为这些上层分子

建筑华丽的清真寺、经文学校；另一方面向广大的牧民派出受过殖民主义训练的“新式阿訇”（宗教职业者）进行伊斯兰宗教宣传，让信奉萨满教和黄教的喇嘛教的教徒改信伊斯兰教，妄图通过伊斯兰教组织的控制，归顺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沙俄曾派出名目繁多的“考察团”、“探险队”等等去中国新疆天山一带搜集各种情报，结交、收买宗教上层分子，在穆斯林中散布“白沙皇”是伊斯兰教的“天然保护者和救星”等等神话，煽动叛国。一八五七年流窜在浩罕的新疆伊斯兰宗教头目——和卓的后裔倭里汗，兴兵作乱入寇喀什噶尔后，沙俄便插手其间，妄图乘机并吞喀什噶尔地区。一八六四年新疆各地爆发反对清朝的武装举事，浩罕的部将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便与阿古柏勾结，支持阿古柏在喀什、和田等七城地区建立封建神权统治的“伊斯兰汗国”。在阿古柏溃灭后，沙俄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和孙子穆斯塔法汗身上，妄图在中、俄之间建立一个伊斯兰的“缓冲国”，然后再把它吞并。一八七一年，沙俄强占中国伊犁时，利用武力威胁、宗教欺骗等手段劫走了中国伊犁地区各族居民十万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沙俄在新疆和田县制造了轰动中外的“策勒村事件”，并借此派兵侵入新疆。在南疆支持民族败类、宗教上层分子马福兴等人建立所谓“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傀儡政权。

沙俄利用东正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侵略中国的上述罪恶史实，只是它侵华历史中的一个方面，但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本书试图以充分的历史事实，揭露沙皇俄国利用宗教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危害，总结中国人民与沙俄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历史经验。任何人妄图颠倒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的历史，都是枉费心机的。

一、沙俄利用东正教侵华的过程和活动

（一）俄国东正教的由来和发展

沙皇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主要工具是俄国的东正教。东正教也称希腊正教，它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①之一。公元四世纪，随着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特别是西部势力逐渐衰落后，基督教也形成了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西两个中心，彼此为争夺基督教的领导权，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到了一〇五四年便公开分裂了。西部教会以罗马教会为首，自称有权统辖全世界教会，故称罗马公教会（在中国称天主教）；东部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标榜信奉正统教义，属于“正宗的教会”，故称东方正教会（简称东正教会）。

十世纪中叶，东正教从拜占廷开始传入俄国。基辅罗斯大公符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首先率领一批贵族在公元九八八年受洗入教。基辅罗斯大公在国内创

^①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以及其它一些较小的派别。新教在中国也称耶稣教。

立教会，建立教堂，强迫全国居民信奉。由于东正教适应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罗斯^①封建统治的需要，迅速传播到罗斯全境，成为国教。俄罗斯东正教会原属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管辖，俄罗斯大公们为了摆脱君士坦丁堡的控制，进行了长期斗争。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②，东罗马帝国随之灭亡。俄罗斯东正教会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辖，从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随着统一的俄罗斯封建农奴制国家的形成，成为当时东正教五大独立教会之一，以后又随沙俄的强大，逐渐成为东正教的霸主。十八世纪，沙皇彼得一世对东正教进行了改革。一七二一年，彼得一世颁布特令，建立由政府管辖的东正教宗务委员会（后改称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中国习惯称为牧首公署）。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首脑由沙皇直接委任。这样，教会就成了沙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东正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普通工具，变成了对内进行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③，俄罗斯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一直延续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才结束。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会敌视苏维埃政权，参加反革命叛乱。一九一八年苏联政府颁布了

① 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称罗斯。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早期建立的国家。

② 俄罗斯正教会自称是一四四八年。

③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〇卷，第一四二页。

国家与教会、教会与学校分离的法令，并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里，对东正教的反动势力给予打击。

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在基本教义上并无不同，它们都宣扬一神论的上帝、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天堂地狱、末日审判以及顺从反动统治等等欺骗和毒害人民的说教，并用一整套繁琐仪式作为束缚教徒的绳索。东正教会一般承认世俗的统治者（如拜占廷的皇帝、俄国的沙皇）是他们最高的首脑，教会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①从本质上说，东正教同天主教、新教一样，都是剥削阶级的辩护士和“涂了圣油的警犬”。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它们都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政策服务，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

（二）俄国东正教是沙俄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自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东正教为罗斯国教以来，俄国的对外扩张侵略大都是以“保护东正教”、“维护宗教自由”、“实现民族原则”等等为幌子的。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很多是以十字军形式出现的，夺取别国的领

^①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〇卷，第一四一页。

土、奴役别国人民也都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远在十二世纪初（一一〇二年），罗斯公国进攻基辅以南草原鞑靼牧民——波洛伏济人时，罗斯就组织基督教的军队，把这一次战争标榜为“基督徒对异教徒的斗争”。一二一四年当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姆斯梯雅罗斯拉维契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加利西亚时，也曾把自己扮演成为“摆脱天主教匈牙利人统治的解放者”，他要求人民进行武装暴动来达到他扩张的目的。十五世纪下半叶，自称为“上帝所恩赐的全俄罗斯大君主”伊凡三世在并吞东北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特维尔大公国时，也以东正教的名义进行的。他借口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正在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上述信奉东正教的地区，因此，有“神圣的义务”加以保卫的必要。一五〇〇年他发起了侵略立陶宛的战争，在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和相信东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之火，然后又用武力夺取了受立陶宛统治的封土，远达斯摩棱斯克。马克思在评论伊凡三世的侵略活动时曾指出：“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要以拜占廷皇帝的外衣来掩盖他那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暴发户的宝座和圣弗拉基米尔光辉的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①十六世纪中叶，加冕为沙皇的伊凡四世以“反对蛮族对东正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第一三页。

教徒的蹂躏”为名，发动了对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的侵略战争。伊凡四世在战争中煽动士兵的宗教狂热，要求他们杀尽“不信上帝的喀山人”。在占领这两个汗国后，他立即命令建立教堂，任命俄罗斯主教，强迫当地人民改信东正教。以后，伊凡四世又开始了东侵西伯利亚的活动，俄国强盗在十六世纪末征服了位于鄂毕河中游的西伯利亚汗国，在十七世纪初，又把他们的侵略魔掌由鄂毕河流域伸向叶尼塞河流域，又在三十年代，由叶尼塞河流域扩展到勒拿河流域。沙皇在西伯利亚的殖民过程中，东正教一直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一五八一年叶尔马克匪帮强占西伯利亚就以“驱逐不信神的（西伯利亚）苏丹库程”的名义为号召的^①。一五八七年沙皇军队强占西伯利亚汗国领土建立托博尔斯克城堡（后来成为沙皇统治西伯利亚的中心）的同时，就修建斯那敏斯基修道院，迄十七世纪末（一六九八年），这种修道院已发展至三十七座。东正教会不但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甚至直接以沙皇的名义，用免除赋税（人头税）、贡物、改变奴隶身份等等，引诱当地居民改信东正教。另外，还自己强占大片田地、森林、渔场，开办企业和事业机关，进行封建剥削。例如斯那敏斯基修道院在一六二一年拥有农奴五〇名，一六四二年有二六〇名，一六

① E·B·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一九一四年海兰泡出版，第六页。